

浅谈非洲自主性的历史与现实

李安山

内容提要：非洲的自主性是关系到非洲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界定了非洲自主性的概念，回顾了非洲自主性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从非洲大陆和埃塞俄比亚两个角度展示了非洲自主性对非洲各国在寻找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本文以埃塞俄比亚为实现自主性的案例，对其成功经验进行了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非洲各国实现自主性的几点启示。非洲人民特有的乐观和自信对非洲各国实现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未来非洲的自主性发展依然面临众多问题。

关键词：非洲 自主性 非洲的发展

非洲的自主性是关系到非洲国家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有关非洲历史上政治机制方面的自主性，已经引起了一些非洲学者的关注和研究。¹ 中国学者对非洲自主性的研究才刚刚起步。² 本文希望在非洲自主性的历史以及现实困境与突破等方面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大方之家。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对本文的两个主题词进行界定；第二部分将展现非洲自主性在历史上的成就；第三部分从一个例子（埃塞俄比亚）来说明非洲自主性的现实表现；第四部分从国际和非洲两个维度对非洲人的信心进行说明，并指出了未来非洲自主性面临的困境。

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 Ali Moussa Iye, *The Choice of the Ugaas in the Xeer Tradition: A Genuine Process to Designate a King*, Djibouti: DCOM Editions, 2009; Sam Moyo and Toichi Mine, eds., *What Colonialism Ignored: "African Potentials" for Resolving Conflicts in Southern Africa*, Bamenda: Langaa RPCIG, 2016.

2 周玉渊博士的论文是一个突破。参见周玉渊：《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一、“非洲”与“自主性”：概念的解释

本文讨论的是非洲的自主性。为什么将偌大的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不可否认，从学理上而言，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颇不恰当。然而，对非洲知识的欠缺和国别研究的不足，决定了我们对非洲诸问题的讨论仍然局限在宏观层面。此外，非洲国家的同质性也不应否认，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经历相同。非洲是人类发源地（之一），人类从这里走向世界。非洲诸多国家都经历了各个民族的迁徙与定居，不同社会群体的争斗与融合，多文明的冲突与交汇，本土文化的兴起与衰落，伊斯兰教的扩张与渗透，奴隶贸易的冲击与伤害，基督教的引进与传播，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与崩溃，以及民族独立运动的源起与壮大。

第二，非洲大部分国家发展阶段相似。非洲大部分国家有过璀璨的文明史，如北部非洲的埃及文明与迦太基文明、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文明、东部非洲的斯瓦希里文明和西部非洲的诺克文明与阿散蒂文明以及中部非洲的刚果河文明等；非洲大部分国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油气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非洲大部分国家目前的发展状况相对落后。

第三，非洲国家内部面临的现实挑战相同。大部分非洲国家目前面临着多重挑战：国家制度的巩固与国家良性治理面临各种困难；加快经济发展与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面临挑战；国家民族建构的挑战，特别是对于那些存在跨境民族或社会集团碎片化的国家而言；加速非洲一体化和联合自强以有效应对外来势力的干涉也面临挑战。

第四，非洲各国对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期盼相同。近代以来所建立的世界政治秩序缺乏平等和公正，也不合理；国际经济体系由富国操纵，体系内部的相当部分已经过时；非洲国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充当着边缘角色，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往往既不能表达自身诉求，也难于维护自身地位。因此，非洲国家热切希望对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行改革，使自身利益得到适当保障。

这些是非洲国家的一些共同点。正是基于这些缘由，我们在此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

什么是“自主性”？自主性是人的主体性（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禀性）之一。自主性的涵盖范围极广，指行为主体根据自身意愿思考和行动的动机、能力或特性，是一个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论题。¹ 由于自主性是一个关系范畴，它不可能自我存在，只有在与其他

1 有关自主性的哲学研究，参见马衍明：《自主性：一个概念的哲学考察》，《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84—88页。

行为体发生联系的时候才存在并彰显其重要性。

本文主要从国家主体和国际体系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这样，国家自主性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国家作为主体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关系，指具有主权的政府决定和处理自己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宗教和文化教育等事务的权利，它涵盖国家行为能力的各方面，也包括国民的自信、自立、自强，通过本土化进行自我保护的权利，以及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自我决断的权利。第二个层面是指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独立于其他行为体或社会势力的权力，特别是要排除那些具有特殊利益的社会集团或权力机构的干扰。这些社会势力能对国家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日本的财阀和企业集团），也会为了本集团的狭隘利益直接干涉政府的运作。

一般而言，发展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社会力量，聚焦于能够汇集社会力量的发展项目，不受制于某一个或几个特定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这种自主性使国家在推进整体目标时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¹ 这种发展战略以国家共识与人民利益两者的统一为基础，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央集权政府的优势。国家的自主性体现在排除其他因素，一心一意从事建设。难怪非洲学者要“向东看”，埃塞俄比亚学者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敏锐地认识到：“从干涉主义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来看，东亚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对非洲而言，可能更有借鉴意义。”²

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历史表明，相当一部分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受到前殖民宗主国或国际金融组织的控制甚至支配，在

**非洲国家要真正
摆脱受操纵和被控制
的地位，必须拥有自
主性。**

决定国家体制、制定发展战略、出台经济政策、处理国库储存和经费分配，甚至外交和国防方面均要考虑前殖民宗主国的意愿，在文化教育上也缺乏完全的自主性。非洲国家要真正摆脱受操纵和被控制的地位，必须拥有自主性。

二、非洲的自主性：历史记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非洲人的自主性表现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各个方面。古罗马历史学家、《博物志》的作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年）说过一句名言：“非洲总是不断出新鲜事物。”³ 布基纳法索当代历史学家基-泽博（Ki-Zerbo, 1922—2006年）认为：“非洲和亚洲从南方古猿和直立猿人时候起，

1 Meredith Woo-Cummings, ed., *The Development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埃塞]阿尔卡贝·奥克贝：《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潘良、蔡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3 “Ex Africa Semper Aliquid Novi,”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new from Africa) *Historia Naturalis*, bk. 8, Sect. 42, <https://www.wideworldofquotes.com/authors/pliny-the-elder.html>, 2019-6-21.

在世界历史的前150多万年中，曾经站在进步的前沿。现在我们知道，非洲既是作为地球上最高贵物种的人类出现的主要地点，又是政治社会出现的主要地点。但是，在史前时期所起的这种卓越作用，在最近两千年的历史时期，被一种以被剥削和沦为工具为特征的发展‘规律’所代替了……在非洲，这种创造活动，几百万年前就已开始的人类自我创造活动，仍在进行着。”¹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非洲的自主性创造了历史上的文明，也正是这种自主性，使非洲对人类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从而在历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非洲人的自主性表现在其丰富多彩的创造活动之中。在保障人类生存的经济活动中，他们创造了冶铁方法。非洲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冶铁技术（公元前1800年）的地区之一。根据美国非洲裔学者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教授的研究，这一技术甚至早于印度和中东。非洲黄金的生产也曾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1500年期间，欧洲几乎所有的黄金都产于西非的三个地区之一，即位于现今塞内加尔和马里的边境地区、隶属加纳王国的班布克（Bambuk）、11—12世纪就已被开发的位于现今几内亚和马里交界处以及布雷（Bure）和现今加纳阿肯人生活的雨林地区。最体现人类智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建筑群呈现出古代非洲的辉煌场景，如埃及南部的阿布辛贝勒神庙（Abu Simbel Temples），这是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约公元前1303—公元前1213年）所建，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Rock-hewn Churches of Lalibela）至今还让人心怀敬意。在最不发达国家苏丹有着数量多于埃及的古代金字塔，在另一个最不发达国家马里的沙漠深处，在大风将流沙刮走后，我们可以看到14世纪时即已存在的大批建筑群。此外，在古代西非的贝宁王国和南部非洲的姆纳姆塔帕王国也有王宫和巨大建筑物。如果非洲国家没有自主性，是不可能创造出这些经济和社会成果的。

非洲的政治文明只有在具有自主性的情况下才能发扬光大。在苏丹，公元前9世纪的库施王国将努比亚地区的辉煌写进了世界史。在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库施王国征服了埃及，成为古埃及第25王朝的统治者，以“努比亚的统治者”的名称流传至今。而将库施王国击败的是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虽然早期它受到南阿拉伯地区的影响，但其本土特征不容置疑。古代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曾长期称雄于西部非洲，在世界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14世纪的马里帝国国王曼萨·穆萨一世（1307—1337年在位）建立了西非大帝国，并在1324年前往麦加朝圣途中乐善好施而使开罗金价下跌。他不仅因为自己占有大量黄金而使他的国家出现在1339年的欧洲地图上，当代历史学家也因为他与法国皇帝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神圣君权、宗教热情、帝国业绩这三个方

1 J.基-泽博编著：《非洲通史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1984年版，第544、554页。

面的相似性而对这两位帝王进行比较研究。¹ 加涅姆-博尔努是位于乍得湖地区的古代商业帝国，其领土在不同时期涵盖中非和西非部分地区。刚果王国的成就曾令欧洲人震惊，至今仍留有一幅荷兰代表团跪地拜见刚果国王的图片。在处理政治问题时，非洲人的原则是协商和妥协，即通过协商和调解的灵活方式达成共识。² 这种方式与那种西方流行的从政治上消灭对手的零和游戏大相径庭。

非洲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文化上。在撒哈拉沙漠和南部非洲出现的早期岩画，标志着非洲人艺术的自然风格。早于秦兵马俑的以诺克文化为代表的非洲古代赤陶雕像曾在欧美引起骚动。³ 曾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从贝宁城掠夺的2500件用固蜡法制作的青铜制品和精致的象牙雕刻为代表的非洲艺术品至今还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大津巴布韦遗址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著名古迹。非洲的宗教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而流传到美洲并在全球传播。德国学者弗罗贝纽斯(Leo Viktor Frobenius)于1910—1912年在尼日利亚发现了一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头像。人们被这一青铜头像巨大的表现力所震撼——宽大而突出的前额、短小而扁平的鼻子、厚实而性感的嘴唇，以及充满生命张力的想象、极为夸张的手法、看似变态的造型。

非洲人的美术令颓废的欧洲艺术焕发朝气。非洲雕刻的独特风格给了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极大的震撼，使他有幸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立体画；大画家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明显吸取了丰富的非洲艺术营养而创立了野兽派；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在受到诺克雕刻的强烈影响后，自创一派而被称为抽象雕刻的“鼻祖”；英国著名雕刻家亨利·穆尔(Henry Moore)的作品渗透了非洲石雕古朴、形象和夸张的风格。即使是西方艺术评论家也认为，“西非给世界艺术宝库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美国评论家斯威尼指出：“非洲雕刻的传统艺术是无与伦比的。”⁴ 欧洲现代艺术在诸多方面受到非洲艺术的熏陶和影响。非洲的鼓乐成为美洲现代音乐的基石，并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种文化的原创性和感染力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三、非洲的自主性：失而复得？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的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使非洲遭到

1 [美]肯·沃尔夫：《大历史视野》，包慧怡、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122页。

2 阿里·穆萨·伊耶：《非洲新的政治挑战——再论非洲内生式民主体制》，杨桃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33卷第4期，2016年，第86—95页。

3 Phillips Stevens, Jr., *The Stone Images of Esie, Nigeria*, Ibadan, Nigeria: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igerian Federal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1978, 此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当地古代赤陶雕像。

4 W. E. B. Du Bois, *The World and Afric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2, p.154.

严重摧残。尽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非洲文化仍然保持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通过移民而在世界各地传播，但非洲人的自主性遭到重创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家被西方殖民，版图被任意划分，人民被残酷剥削，资源被肆意掠夺……

非洲国家虽然取得了政治独立，但原宗主国的干涉使非洲难以达到理想目标。制定发展战略与发展结果严重脱节是一个典型例证，原宗主国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也导致非洲在行使自主权的过程中遇到多重障碍。首先，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多为西方国家的专家制定，而这些战略或计划脱离非洲现实，当然无法成功。正如一位肯尼亚议员指出：“外国援助给非洲带来的坏处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非洲无法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制定自身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今天，非洲的发展计划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回廊里滑了数千英里。令人悲哀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制定这些发展计划的‘专家们’是那些与当地非洲现实毫无接触的人。”¹其次，西方媒体主导非洲舆论和话语权。令人发指的是，每当由外人制定的发展规划或战略失败时，没有人对那些发展战略的始作俑者——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专家们进行批评，受指责的却是非洲的领导和民众，他们被认为是无能的，是导致发展规划或战略失败的缘由。

在失去自主权的情况下，再想重新获得这种权利，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然而，非洲人民正在努力争取达到自己的目标。下面，我们分别从非洲大陆和埃塞俄比亚两个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非洲国家一直努力致力于自主发展。1980年，非统组织和联合国非洲经委会在发展战略上取得一致意见：非洲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在实现粮食自给的基础上，向内发展转型。非洲统一组织与联合国非洲经委会在强调自力更生方面达成一致，1980年4月拉各斯举行的非统组织特别首脑会议讨论通过了符合非洲本土实际的《1980—2000年非洲经济发展拉各斯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拉各斯行动计划》），全面阐述了非洲未来20年的发展计划。然而，这一自主发展的计划遭到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阻击，以《伯格报告》为标志的结构调整计划在非洲被强制实施。《伯格报告》要求非洲政府进行结构调整，鼓励非洲经济外向发展，并将计划重点放在扩大非洲经济作物出口。²迫于经济危机的压力和财政的需要，30多个非洲国家为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得不接受《伯格报告》，开始结构调整计划，使非洲丧失了十余年的自主发展时间。

在世界银行推行结构调整计划时，相当多的非洲国家为了获得援款，不得不放弃自己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自主权，从而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制度和社

1 George B. N. Ayittey, *Africa in Chaos*, London: Macmillan, 1999, p.275.

2 A. A. Gordon and D. Gordon, ed.,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Africa*, London: L.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p.100-101.

会政策造成了极大损害。正如埃塞俄比亚学者阿尔卡贝·奥克贝指出的：“一些国家虽然已经摆脱殖民统治，但依旧没有自我决策的自由，或者说还没能有效利用它们本该享有的自由。它们不得不向原宗主国请求他们的政策决定，以获得宗主国的许可和作为‘好学生’的回报性支持。否则，它们将面临来自宗主国的经济制裁。”¹ 对于部分非洲国家而言，这种自主性丧失，或不自觉甚至自愿舍弃自主性的现象仍然存在，在非洲一些法语国家中尤其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促使国际金融机构采取新的战略，但万变不离其宗：世界银行的战略不是建立在非洲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与美国的利益一致。²

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国家内部冲突使非洲统一组织认识到外部干预给非洲带来的麻烦和痛苦。这促使“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理念的提出，真实反映了非洲国家希望实现自主和平的根本目标。³ 2001年7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37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NEPAD)是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旨在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包括贫困加剧、经济落后和被边缘化等问题。2002年非洲联盟取代非统组织，这意味着非洲国家将主要力量从民族解放运动转移到实现非洲各国和人民间更广泛的团结上来。随后，不少非洲国家开始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有的保持了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的势头。2016年，经济表现较好的非洲国家正是那些自然资源不丰富的国家。⁴ 因为这些国家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较小，经济照常发展。

非洲国家日益认识到，西方援助的历史表明了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经常牺牲非洲国家的利益以实现自身目的。在有关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和实践中，非洲国家的自主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向东看”是突出表现之一。⁵ 面对非洲“向东看”的现实，西方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一方面对新兴国家的援助吹毛求疵，另一方面力图寻找新兴国家在非洲取得成功的“秘方”，同时不断变换策略、手法和措辞以维护西方世界在国际援助体系中的主导权。诚然，“主

1 [埃塞]阿尔卡贝·奥克贝：《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潘良、蔡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1页。

2 Howard Stei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in Africa: Strategy and Routine in the Generation of a Failed Agenda*, Center for Afro-American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4, 转引自周玉渊：《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第53—54页。

3 参见周玉渊：《非洲世纪的到来？非洲自主权与中非合作研究》，第119—128页。

4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17,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for Africa's Transformation*, Addis Ababa: United Nations, 2017, p.77.

5 “Zambia: Chinese Investments Boost Nation's Economy,”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104050690.html>, 2011-6-30; ACET: “Looking East: A Policy Brief on Engaging China for African Policy-makers,” Volume I, 2009, <http://acetforafrica.org/site/wp-content/uploads/2009/10/lookingeastv1.pdf>, 2010-5-15.

事权原则”(即受援国在发展政策、战略和协调发展行动中行使高效的领导角色)出现在《巴黎宣言》(2005年)中,“发展主导权”(即发展中国家政府将加强对本国发展政策的领导能力,对其发展政策有主导权和实施权)体现在《阿克拉行动议程》(2008年)中,《釜山宣言》(2011年)中出现了“从有效援助到为了有效发展的合作”的提法,这些提法或口号无疑都是进步的表现,然而,这些只是在措辞上的修修补补。¹

当前,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国家中在政策制定和发展实践行动中能较好地坚持自主权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十余年来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201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720亿美元,成为东非第一经济大国。埃塞俄比亚政府持续加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内市场的强劲内需是其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能。埃塞俄比亚已成为海外资本的理想投资地。²可以说,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国家在坚持自主权方面的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

首先,埃塞俄比亚知识分子对国家政策进行具体谋划和直接参与。正是由于能直接参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埃塞俄比亚学者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才能颇为自信地分析国际学术界对非洲政策的“误导性影响”。他明确指出:“产业政策能够在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尽管发展机构、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传统观念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这些传统观念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了误导性影响。这点必须得到纠正。”³这些知识分子们指出了埃塞俄比亚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产业政策和实践上的成绩与问题,强调国家产业政策指导意义的重要性。他们也认识到政策举措和机构的不平衡性,比如激励机制在运用上的不一致性、政治举措的兼容性与一致性,以及协调能力和机制能力的不足等。同时,他们还指出国家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边干边学”的阶段和从模仿到创造的过程。埃塞俄比亚正是在本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才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产业政策。

其次,埃塞俄比亚的国家产业政策是在拒绝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主制定的。“在埃塞的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埃塞政府顶住了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捐赠团体施加的多重压力(这种压力通常以经济威胁的形式出现),坚持了难得的政策独立性。政府拒绝向外资银行开放其金融产业、私有化通信产业、改革土地所有制的决定以及拒绝冻结公共投资和扩张高等教育等决定都是政策独立性的体现”。⁴虽然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受到各种外来干扰的影响,但这种自主自立的

1 李安山:《国际援助的历史与现实:理论批判与效益评析(下)》,《国际援助》,2015年第1期。

2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17,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for Africa's Transformation*, Addis Ababa: United Nations, 2017, p.77.

3 [埃塞]阿尔卡贝·奥克贝:《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第269页。

4 同上,第270页。

情况也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出现过。¹这是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埃塞俄比亚也在发展过程中顶住了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坚持了国家对关键经济部门的领导地位。奥克贝认为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导向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他指出：“埃革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理念、政治担当、领导智慧，以及长久以来以联邦制度作为政治挑战的解决机制的历史抉择，对埃塞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此外，对独立和决策自由的强烈愿望也是领导层意志的重要体现。”²

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也充分认识到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这种政策独立性。美国学者德博拉·布拉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指出：“尽管在中国看来，埃塞是一个充满商机的土地……这个非洲国家并没有失去对经济合作的主导能力。”经济学者信息部(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一篇文章也承认：“埃塞正以在非洲领先的速度快速发展，但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关于进一步开放其经济的建议。”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在著作中描写了他199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经历。当时，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梅莱斯出于国家发展的需要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开放银行系统的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暂停了埃塞俄比亚的借款项目。⁴埃塞俄比亚的这种政策独立性对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具有启迪意义。

以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非洲国家的发展表明，非洲除了资源行业外，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产业化。这种产业化不仅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构想，自己的原料基地和技术人才，自己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也具备了其他国家在产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能力和意识(如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并对自身的产业充满信心。非洲经济除矿产能源行业外，制造业、电力、运输业、基础设施、农业、航空业和数字化在不断推进，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呈下降趋势。不少非洲国家已制定工业化战略。摩洛哥的汽车组装将非洲作为出口市场之一。加纳总统的旗舰项目“一区一厂”已选定51个地区，坦桑尼亚总统推动现代铁路建设计划与工业化进展，尼日利亚的车辆组装、农业投入和水泥制造，埃塞俄比亚的纺织业、花卉业和制鞋业，肯尼亚的太阳能、数字革命和花卉生产等行业都在推进。此外，私有企业在非洲经济持续增长中功不可没。⁵目前，尼日利亚的英诺森汽车

1 以坦桑尼亚为例，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早在1967年2月5日正式公布的《阿鲁沙宣言》就明确提出：“独立意味着要自力更生。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要依赖别国的赠款和贷款，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即使有那么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愿意向我们提供我们发展项目所需要的所有的钱，我们就贸然接受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会影响我们的独立和我国的生死存亡，那是不恰当的。”《阿鲁沙宣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四局，1984年6月，第9页。

2 [埃塞]阿尔卡贝·奥克贝：《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第68页。

3 同上，第4—5页。

4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2002, p.32.

5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17*, p.9.

(Innoson Motors) 等本土汽车制造商和非洲最大的电商平台朱米亚(Jumia)等已经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名声。

只有独立的产业政策才能摆脱对宗主国的依赖。奥克贝分析了埃塞俄比亚相关部门的作用以及三个典型产业(水泥业、花卉业和皮革业)的具体优势、劣势和发展趋势。例如,国家出口协调委员会和工业部承担重大的责任,已成为埃塞政府用于领导和发展关键产业的主要机制;水泥业生产由于国际竞争、环境要求和非洲市场需要而产生不均衡发展;迎头赶上的花卉产业存在的利(显著的就业创造能力)与弊(空运、价格驱动与竞争强度)及其发展前景分析;如何振兴已经出现疲软势头的皮革与皮革产品。这些分析都表明,产业政策在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埃塞俄比亚为非洲国家指出了一个符合实际的发展方向。当前非洲发展的特点与趋势是:“尽管非洲经济发展不平衡且缺乏持续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增长。”¹其中以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对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非洲国家在政策学习方面应该注意的三个方面:应重视政策独立在政策学习中的重要,‘边干边学’是国家在政策学习过程中进行能力建设的主要方法,应科学地使用信号和机制(如低绩效宽容度、隐形之手和关联效应)以引导和促进政策学习”。“经济理论(在特定的传统里)和经济发展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更具重要性)都表明非洲国家没有理由不去追求经济赶超。虽然价格和外资流动看似对非洲国家有利,但外部环境缺乏可预测性且充满激烈的竞争。要实现经济赶超,不管外部环境如何,非洲国家必须在根本上依赖国家内部的变化和政策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非洲国家能够创造更多的政策空间,并合理、有效地发挥政策的作用,它们将更加信心满满地向那些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哈姆雷特’式悲观主义者们证实他们的错误”。²

埃塞俄比亚的案例表明:机会面向任何国家,非洲国家不要受消极的宿命论的干扰,只要非洲国家充分发挥自主性,把握贸易、融资和投资机遇,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完全可以实现经济赶超。

机会面向任何国家,非洲国家只要充分发挥自主性,把握贸易、融资和投资机遇,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完全可以实现经济赶超。

四、非洲人的自信:自主性的源泉

2000年,《经济学家》将一幅关于塞拉利昂混乱和战争的场景画面登上了杂志封面,并以《无望的大陆》(Hopeless Continent)作为封面标题,似乎将非洲

1 [埃塞]阿尔卡贝·奥克贝:《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第6页。

2 同上,第278—279页。

打入了冷宫。这一做法反映了西方当时的普遍看法——非洲处于落后、暴力、腐败和失败的境地，却无法自拔，表达了对这个大陆现在和未来彻底失望的态度。有意思的是，中非合作论坛在同一年创办，该论坛对非洲的发展充满希望，从而与西方的看法形成鲜明对照。当然，非洲的发展并未因为这种“无望大陆”的荒谬预言而停止。它的经济以每年平均约5%的速度增长，并一直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增长状态。2011年，《经济学家》杂志意识到10年前判断的荒谬，检讨了自身的浅薄，指出：“自从10年前《经济学家》杂志不无遗憾地将非洲称为‘无望的大陆’以来，非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¹并以《非洲崛起》(Africa Rising)为封面标题以重新评估非洲的发展。随着非洲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些国际智库、国际机构、国际舆论和学术界对其发展持乐观态度。

非洲国家认识到工业化对解决就业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一直在努力推进贸易以实现工业化，改变单一出口原材料的经济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出口加工制成品，推进多元化。这也是联合国非洲经委会致力于推动的目标之一。²联合国非洲经委会的年度报告根据现实需要，从2013年起开始强调工业化，每年选择不同的相关主题。2014年强调机动的工业政策，2015年着重贸易与工业化，2016年提出绿色工业化，2017年聚焦城镇化与工业化。201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主持的非洲进步小组发布《非洲进步报告》。报告指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7个是非洲国家，7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过去10年来经济增长率超过4%的国家。³

成立于1990年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在2017年的全球智库评选中名列全球私营智库首位并连续获得此誉。该机构自2010年以来不断发表有关非洲经济的报告，在国际上引起高度重视。这些报告中最有分量的是《狮子在前行：非洲经济体的进步与潜力》(2010年6月)、《狮子在前行II：实现非洲经济的潜力》(2016年9月)和《狮龙共舞：非洲与中国如何密切结合，两者的伙伴关系将如何发展？》(2017年6月)等。⁴2016年，受北非动乱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非洲经济增长率从2005—2010年的5.4%降至2010—2015年的3.3%，人们普遍认为非洲经济黄金期已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指出，除了北非地区的特殊情况

1 转引自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副部长易卜拉欣·以实马利·易卜拉欣(Ebrahim Ismail Ebrahim):《投资非洲：机遇与希望》，2012年4月6日，在约翰内斯堡萨克森饭店花旗银行所主办的私人企业投资非洲会议上讲话。<https://www.fmprc.gov.cn/zft/chn/zj/z/t924026.htm>，2019年6月21日登录。

2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Economic Report on Africa 2015, Industrializing Through Trade*, Addis Ababa: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2015.

3 “Africa Progress Report 2012 – Jobs, Justice and Equity: Seizing opportunities in times of global change,”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africa-progress-report-2012-jobs-justice-and-equity-seizing-opportunities-times-global>, 2019-07-02.

4 有关这些报告的具体内容，参见李安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非产能合作：潜力、优势与风险》，《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3期。

及受石油价格影响的石油输出国外,其他国家2010—2015年经济增长率在4.4%,高于2005—2010年的4.1%;未来5年内非洲仍将是仅次于亚洲的经济增长地区;制造业在2025年将翻一番,商业和家庭消费将快速增长。非洲2015年家庭消费达1.4万亿美元,2025年家庭和商业支出将达5.6万亿美元,制造业产出将达930亿美元。非洲各国政府需加强六大领域的工作:利用国内资源、拓展经济多元化、基础设施建设、地区一体化、人才培养、城市化健康发展。¹

非洲人对自身的发展有什么看法?2013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项目”在39个国家进行问卷,以了解全球民众对总体发展趋势的看法,其中包括8个非洲国家(埃及、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突尼斯和乌干达)。结果表明:非洲民众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对前景乐观。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对9个非洲国家9062人的抽样调查再次表明,48%的非洲受访者对其国家经济发展看好,与发达国家受访者的态度形成强烈反差。在谈到对当地政府的信心时,尼日利亚人信心满满,其他8个国家受访者中78%对政府表示有信心。²2016年的皮尤民调表明,在南非、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三国,民众对国家经济的看法负面因素增多,主要关注贪污和失业问题。南非人对犯罪和医疗健康的担忧增加,尼日利亚人对粮食和能源供应有所担心,肯尼亚人更关注经济和贪污问题。然而,大部分非洲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面对明年经济形势这一问题,62%的南非人认为会好转,其中年轻人的比例高达69%,而在2015年的民调中,只有45%的人持同样看法。尼日利亚人对国家经济和个人经济的看法都更乐观,86%相信国家经济未来12个月将会变好,93%认为来年个人经济会更好;在肯尼亚,两者的比例分别为56%(国家)和69%(个人)。³

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向全球38个国家的近4.2万人提出了以下问题:“你如何描述你今天的日子——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子,一个特好的日子还是一个特坏的日子?”非洲6个国家受访者的回答均比较乐观。其中最好的是尼日利亚,受访者中73%认为当天是特好的日子,20%认为是典型的日子,只有8%认为是特坏的日子。平均起来,6个非洲国家受访者中有49%认为当天是特好的日子。然而,此次全球态度调查的平均值则消极得多:认为是“特好的日子”的只占

1 Jacques Bughin, *et al.*, “Lions on the Move II: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Africa’s economies,” September 2016,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middle-east-and-africa/lions-on-the-move-realizing-the-potential-of-africas-economies>, 2019-04-05.

2 Richard Wike and Katie Simmons, “Health Care, Education Are Top Priorit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Most Are Optimistic about Economic Future,” September 16, 2015,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5/09/16/health-care-education-are-top-priorities-in-sub-saharan-africa/>, 2017-07-16.

3 Richard Wike, Katie Simmons, Margaret Vice and Caldwell Bishop, “In Key African Nations, Widespread Discontent With Economy, Corruption—But most are optimistic about future in South Africa, Nigeria, Kenya,” November 14, 2016, <http://www.pewglobal.org/2016/11/14/in-key-african-nations-widespread-discontent-with-economy-corruption/>, 2019-04-05.

30%，认为是“典型的日子”的为62%。欧洲人则更为悲观，认为是“特好的日子”的只有22%，认为是“典型的日子”的占多数（73%）。¹ 相比之下，非洲人的满意度高出很多（见下表）。

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调查（2017年）

国家	特好的日子 (%)	典型的日子 (%)	特坏的日子 (%)
尼日利亚	73	20	8
加纳	60	18	22
南非	49	42	8
坦桑尼亚	49	40	11
肯尼亚	48	41	10
塞内加尔	42	45	13
非洲国家平均值	49	41	11
欧洲国家平均值	22	73	6
世界平均值	30	62	6

* 三种态度的统计中有的少于或超过100%，原统计数字如此，属正常值。

只有充满自信，才能成功地抵御外部的各种压力，而只有抵御外部的压力，才能独立自主地执行自己的发展规划。这种自信保证了国民对现行政府的赞许态度，从而为国家自主发展提供了一种相对健康稳定的环境。

我们不排除非洲人对世界有自己的理解，也不排除其乐观天性，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还是可以体现出他们日渐增强的自信。这种自信与自主应该是一种正相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充满自信才能成功地抵御外部的各种压力，而只有抵御外部的压力，才能独立自主地执行自己的发展规划。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自信保证了国民对现行政府的赞许态度，从而为国家自主发展提供了一种相对健康稳定的环境。

从以上研究报告和民意调查看，非洲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虽然近年来非洲各国经济增长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大环境的影响，但总体趋势未变。“从对非洲的‘发展悲剧’的悲观总结……急剧转变为对非洲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歇斯底里的兴奋”，² 既说明了非洲经济增长的现实，同时也向非洲国家和人民提出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如何使这种快速增长成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如何将快

1 Courtney Johnson, “‘Particularly Good Days’ are Common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the U.S.,” January 2, 2018,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1/02/particularly-good-days-are-common-in-africa-latin-america-and-the-u-s/>, 2019-04-05.

2 [埃塞] 阿尔卡贝·奥克贝：《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第6页。

速增长的受益面进一步扩大而使民众受惠?如何从受外部势力(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干预和外界舆论干扰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不可否认,一些非洲国家仍在做着依靠他人发展的美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1世纪,部分非洲国家在实现独立长达50年之后依旧摆脱不了对前宗主国的依赖”。¹这是非洲实现自主性的最大障碍。

总之,非洲发展面临的机遇很多,挑战不少。非洲的自主性是非洲发展的必要前提和保障。非洲自主性的实现有很大空间,也有诸多困难。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已经或正在实现自主发展。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非洲人民天生充满了乐观和自信,这种特性是非洲实现自主性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只要非洲各国人民保持自己的乐观自信的秉性,积极与其他大洲文明互学互鉴,充分发掘非洲的各种资源潜力,相信未来非洲国家和人民一定会找到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之路,真正实现非洲的自主性。

1 [埃塞]阿尔卡贝·奥克贝:《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第271页。